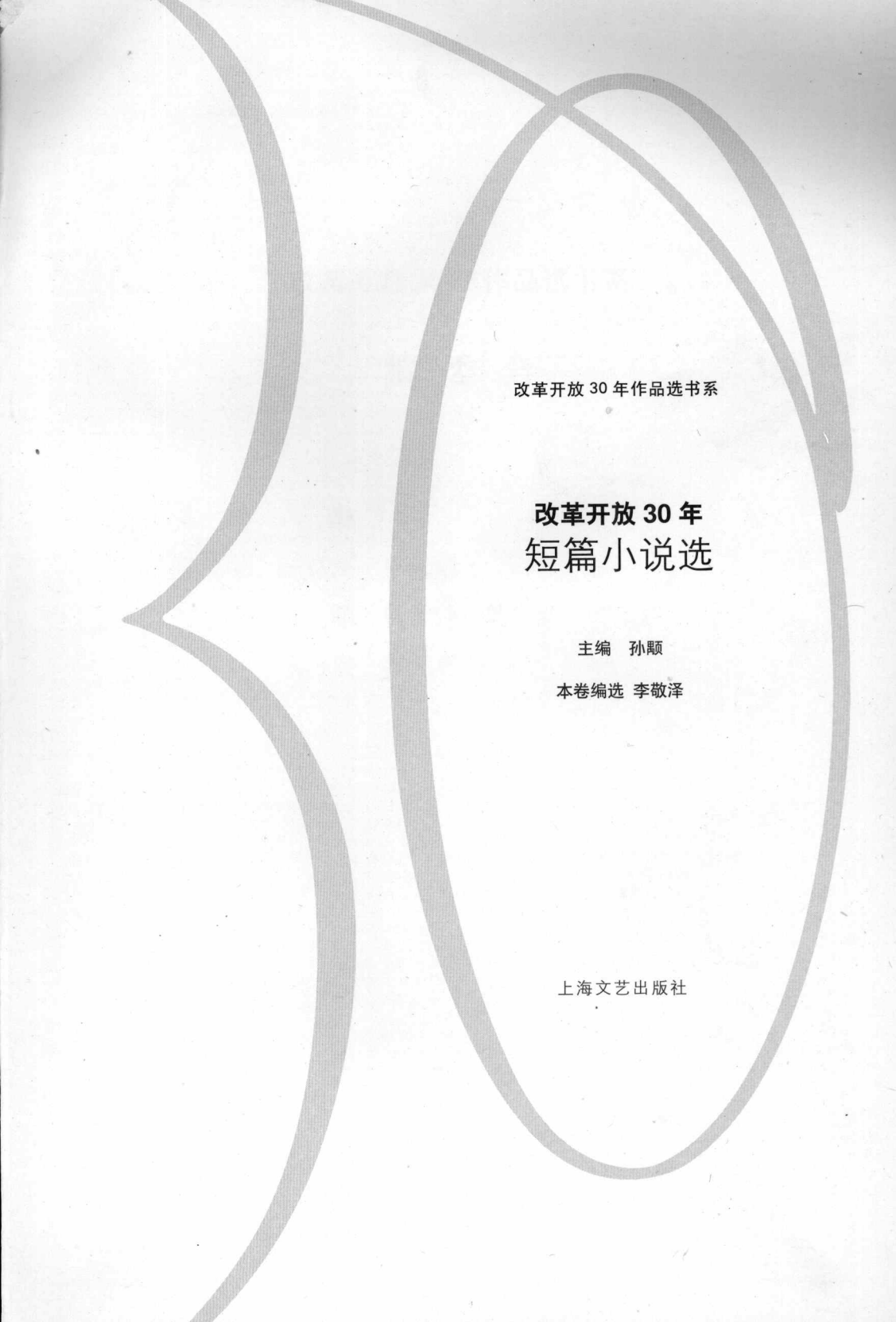


改革开放30年
作品选书系

改革开放30年 短篇小说选

主编 孙颢
本卷编选 李敬泽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改革开放 30 年作品选书系

**改革开放 30 年
短篇小说选**

主编 孙颀

本卷编选 李敬泽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改革开放 30 年短篇小说选/孙颙主编;李敬泽编选.

-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.2008.11

(“改革开放 30 年”作品选书系)

ISBN 978-7-5321-3425-0

I. 改… II. ①孙…②李…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74761 号

出 品 人: 郑宗培

责任编辑: 汤正宇

封面设计: 袁银昌

改革开放 30 年短篇小说选

孙 颙 主编

李敬泽 编选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 csb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 www.sl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635×965 1/16 印张 28.5 插页 3 字数 424,000

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3425-0/I · 2604 定价: 35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62662100

改革开放 30 年作品选书系

编 委 会

主 编 孙 颢

副主编 杨益萍 郑宗培

编 委 孙 颢 杨益萍 阚宁辉 郑宗培

魏心宏 曹元勇

总序

回归之路

孙颀

1979年,新年的钟声响过没多久,首都北京还被隆冬的严寒包围着,在静悄悄的友谊宾馆,文学界召开了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议。说它非同寻常,因为会场上出现了一批消失已久的面孔。王蒙、陆文夫等人,曾经像流星一般闪过天空、二十多年没有音讯的作家,竟然又汇聚一堂,开始高谈阔论文学创作。天气似乎真要变了,隐约可以听到春天的脚步正在逼近。

那年,我还是个在校学习的大学生,有幸参与前辈们的盛会,实在有如临梦境的快感。那时候,我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《冬》,冒昧地投给人民文学出版社,竟被接纳,所以才获邀请参加此次意义深远的会议。那几天,我幸运地和陆文夫先生住一个套房,朝夕相处,聆听教诲。他在人生苦难中凝聚的智慧,在随意的交谈中,缓缓流进我的心田,让我长久受益。痛心的是,前两年文夫先生已经离我们远行。

会议召开时,十一届三中全会才结束不久,中国大地上的多数人,尚未意识到生活巨变已经开始,但是,主持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韦君宜、屠岸等敏感地行动起来,他们召集的这个中短篇小说座谈会,是文学界响应三中全会号召的重要举措。参加会议的作家们,互相激励,生命之火重新燃烧,很快写出了一篇又一篇震撼读者的作品,是新时期文学百花园的首批耕耘者。现在,上海文艺出版社编选这套三十年作品选,在选目中我看到好些当年与会者的大名,因此引出了这番回忆。

我细细回想着入选的作品。很多篇章,我读过不止一回,回想当年阅读的情景,时而激动得难以掩卷,时而伤感得双目湿润。这次不一样

了,我以小结历史的眼光,比较冷静地比较分析入选的作品,当然,同时联想到许多没有入选的优秀作品。一套选集,篇幅限制,自然无法兼顾一切,何况是面对创作爆发年代的丰盛积累。回顾的结果,让我渐渐脱离离开单篇作品长短的评价,而沉思、沉吟于三十年悠长的文学轨迹。

这是一次坚决的回归,向文学本义的回归。

首先,是向大地的回归,向泥土一样朴实、敦厚的生活的回归,与长时间统治文坛的左倾教条划清了界限。最早震撼广大读者的作品,短篇像《伤痕》、《陈奂生上城》等,中篇像《天云山传奇》、《人到中年》等,其深深打动人的力量,首先源于此处。我们曾经读过太多的漂浮在天空白云间的作品,英雄人物高大完美,不食人间烟火,没有私情欲望;周围的世界也黑白分明,正义毫无悬念地压倒邪恶。那样的作品,美丽单纯到仿佛勾勒在宣纸上的清凉世界,与芸芸众生扎根于大地的日子实在相隔太远。所以,当上述描绘平凡世界的作品问世,特别是深刻反映“左”的长期危害带给人民的无数灾难时,便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广泛的欢迎。还应该指出一点,在解放思想最初的日子里,文学界是走在前面的,很多必须冲破的思想樊篱,是作家们以形象和感性率先提示给社会的。因此,创作的影响力就突破了常态下的文学作用范畴。现在,有人时常感叹读者对小说的兴趣大大不如二三十年前,那是忘记了常态和非常态的区别。

其二,是向“文学即人学”这个本义的回归。当小说从蓝天白云回归大地泥土之后,作家们很快明白,世间的问题纷繁到绝不是小说能大包大揽的。比方说,过于抽象的理论思想问题就得托付给学术界。小说最擅长的,还是展示人的喜怒哀乐,表现人的悲欢离合,其中难度最高也最见作家功力的就是把握人深邃的内心。因此,作家们的关注力,从社会热点更多地转向人的生存与发展。说到这里,我们马上会联想到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》一类的作品,这些作品出现在文坛时,生疏已久的对人性的深刻披露,确实让我们兴奋不已。但是,我们也不会忘记其他各种风格的研究人的小说,像《棋王》不动声色的激情,像《没有纽扣的红衬衣》飘逸潇洒的刻画,像《叔叔的故事》入木三分的剖析,像《民谣》冷峻苦涩的笔调,等等。

其三,是向创作个性的回归。这是在向文学本义的回归上最辛苦

的努力,至少我个人这样认为。前辈大家的作品,我们不会搞混,鲁迅和茅盾的小说,巴金和老舍的作品,你不看署名也分得清楚,原因就在于个性清晰,作品具备充足的独创性。当文学越来越多地被“左”的倾向压抑,作家的个性也就成为打击批判的对象。作品的思想主题,抄报纸社论;作品的人物塑造,按“高大全”模式套裁;作品的表现手段,以保险第一作为选择的前提。于是,个性化自然离我们远去,甚至让人觉得是相当陌生的事情。新时期文学爆发后,一些作家,靠自己的天赋和努力,率先显示了强烈的个性。老作家中,王蒙的个性获得公认,那以作家的智慧凝聚成的天马行空式的表达力,在本次所选的《蝴蝶》中也有充分的展示。在中年、青年作家中,均可找到这样的典范。不过,我们需要承认,相当数量的作家和作品,在此点上还有距离,个性模糊、独创薄弱,已经成为必须重视的大问题。即使在最基础的创作要素——文学语言方面,个性化不足也成为突出的现象。更令人担忧的,是年轻的写作者们不屑用功于此,把大白话(乃至粗俗的语言)误以为生活化了。因此,在向创作个性回归的征程上,路漫漫其修远兮。

本套选本,除了小说,还有散文,上面的感想,主要是小说引发的,但是也和散文有关,发展的轨迹是相近的。

回顾的目的不仅仅是小结昨天。为了中国文学的今天和明天,我们将继续前行。

目 录

总序 回归之路	孙 颢 1
乔厂长上任记	蒋子龙 1
陈奂生上城	高晓声 37
内当家	王润滋 47
不仅仅是留恋	金 河 63
沙灶遗风	李杭育 75
矮凳桥小品(三篇)	林斤澜 93
五月	田中禾 103
你不可改变我	刘西鸿 131
小诊所	周大新 149
年关六赋	阿 成 158
京韵第一鼓	霍 达 174
虾战	邓 刚 182
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	池 莉 197
问天	乔典运 210
北京“面的”1818	陈世旭 221
新美人	邱华栋 235
旗袍	王 芫 244
学习微笑	李佩甫 253
安德烈的晚上	铁 凝 286
为兄弟国瑞善后	尤凤伟 296
我们为什么没有好球星	阿 宁 304

基本国策	周梅森	318
日子	陈忠实	331
人民的鱼	苏 童	340
化妆	魏 微	352
狗皮袖筒	孙惠芬	369
解决	乔 叶	385
城乡简史	范小青	404
家事	毕飞宇	417
灶上还有绿豆羊肉汤	须一瓜	430

编后记	李敬泽	445
-----------	-----	-----

乔厂长上任记

蒋子龙

“时间和数字是冷酷无情的，像两条鞭子，悬在我们的背上。”

“先讲时间。如果说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是二十三年，那么咱们这个给国家提供机电设备的厂子，自身的现代化必须在八到十年内完成。否则，炊事员和职工一同进食堂，是不能按时开饭的。”

“再看数字。日本日立公司电机厂，五千五百人，年产一千二百万千瓦；咱们厂，八千九百人，年产一百二十万千瓦。这说明什么？要求我们干什么？”

“前天有个叫高岛的日本人，听我讲咱们厂的年产量，他晃脑袋，说我保密！当时我的脸臊成了猴腩，两只拳头攥出了水。不是要揍人家，而是想揍自己。你们还有脸笑！当时要看见你们笑，我就揍你们。”

“其实，时间和数字是有生命，有感情的，只要你掏出心来追求它，它就属于你。”

——摘自厂长乔光朴的发言记录

出 山

党委扩大会一上来就卡了壳，这在机电工业局的会议室里不多见，特别是在局长霍大道主持的会上更不多见。但今天的沉闷似乎不是那种干燥的、令人沮丧的寂静，而是一种大雨前的闷热，雷电前的沉寂。算算吧，“四人帮”倒台两年了，七八年又过去了六个月，电机厂已经两年零六个月没完成任务了。再一再二不能再三，全局都快要被它拖垮

了。必须彻底解决,派硬手去。派谁?机电局闲着的干部不少,但顶钱的不多。愿意上来的人不少,愿意下去,特别是愿意到大难杂乱的大户头厂去的人不多。

会议要讨论的内容两天前已经通知到各委员了,霍大道知道委员们都有准备好的话,只等头一炮打响,后边就会万炮齐鸣。他却丝毫不动声色,他从来不亲自动手去点第一炮,而是让炮手准备好了自己燃响,更不在冷场时陪着笑脸絮絮叨叨地启发诱导。他透彻人肺腑的目光,时而收拢合目沉思,时而又放纵开来,轻轻扫过每一个人的脸。

有一张脸渐渐吸引住霍大道的目光。这是一张有着矿石般颜色和猎人般粗犷特征的脸:石岸般突出的眉弓,饿虎般深藏的双眼,颧骨略高的双颊,肌厚肉重的润脸;这一切简直就是力量的化身。他是机电局电器公司经理乔光朴,正从副局长徐进亭的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在手里摆弄着。自从十多年前在“牛棚”里一咬牙戒了烟,从未开过戒,只是留下一个毛病,每逢开会苦苦思索或心情激动的时候,喜欢找别人要一支烟在手里玩弄,间或放到鼻子上去嗅一嗅。仿佛没有这支烟他的思想就不能集中。他一双火力十足的眼睛不看别人,只盯住手里的香烟,饱满的嘴唇铁闸一般紧闭着,里面坚硬的牙齿却在不断地咬着牙帮骨,左颊上的肌肉鼓起一道道棱子。霍大道极不易觉察地笑了,他不仅估计到第一炮很快就要炸响,而且对今天会议的结果似乎也有了七分把握。

果然,乔光朴手里那支珍贵的“郁金香”牌香烟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一堆碎烟丝。他伸手又去抓徐进亭的烟盒,徐进亭挡住了他的手,“得啦,光朴,你又不吸,这不是白白糟蹋吗。要不一开会抽烟的人都躲你远远的。”

有几个人嘲弄地笑了。

乔光朴没抬眼皮,用平稳的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口吻说:“别人不说我先说,请局党委考虑,让我到重型电机厂去。”

这低沉的声调在有些委员的心里不啻是爆炸了一颗手榴弹。徐副局长更是惊诧地掏出一支香烟主动地丢给乔光朴:“光朴,你是真的,还是开玩笑?”

是啊,他的请求太出人意料了,因为他现在占的位子太好了。“公

司经理”——上有局长，下有厂长，能进能退，可攻可守。形势稳定可进到局一级，出了问题可上推下卸，躲在二道门内转发一下原则号令。愿干者可以多劳，不愿干者也可少干，全无凭据；权力不小，责任不大，待遇不低，费心血不多。这是许多老干部梦寐以求而又得不到手的“美缺”。乔光朴放着轻车熟路不走，明知现在基层的经最不好念，为什么偏要下去呢？

乔光朴抡起眼睛，闪电似的扫过全场，最后和霍大道那穿透一切的目光相遇了，倏地这两对目光碰出了心里的火花，一刹那等于交换了千言万语。乔光朴仍是用缓慢平稳的语气说，“我愿立军令状。乔光朴，现年五十六岁，身体基本健康，血压有一点高，但无妨大局。我去后如果电机厂仍不能完成国家计划，我请求撤销我党内外一切职务。到干校和石敢去养鸡喂鸭。”

这家伙，话说得太满、太绝。这无疑是一些眼下最忌讳的语言。当语言中充满了虚妄和垃圾，稍负一点责的干部就喜欢说一些漂亮的多义词，让人从哪个方面都可以解释。什么事情还没有干，就先从四面八方留下退却的路。因此，乔光朴的“军令状”比它本身所包含的内容更叫霍大道高兴。他激赏地抬起眼睛，心里想，这位大爷就是给他一座山也能背走，正像俗话说的，他像脚后跟一样可靠，你尽管相信他好了。就问：“你还有什么要求？”

乔光朴：“我要带石敢一块去，他当党委书记，我当厂长。”

会议室里又炸了。徐副局长小声地冲他嘟囔，“我的老天，你刚才扔了个手榴弹，现在又撂原子弹，后边是不是还有中子弹？你成心想炸毁我们的神经？”

乔光朴不回答，腮帮子上的肌肉又鼓起一道道肉棱子，他又在咬牙帮骨。

有人说，“你这是一厢情愿，石敢同意去吗？”

乔光朴：“我已经派车到干校去接他，就是拖也要把他拖来。至于他干不干的问题，我的意见他干也得干，他不干也得干。而且——”他把目光转向霍大道，“只要党委正式做决议，我想他是会服从的。我对别人的安排也有这个意见，可以听取本人的意见和要求，但也不能完全由个人说了算。党对任何一个党员，不管他是哪一个级别的干部，都有

指挥调动权。”

他说完看看手表,像事先约好的一样,石敢就在这时候进来了。猛一看,这简直就是一位老农民。但从他走进机电局大楼、走进肃穆的会议室仍然态度安详,就可知这是一位经过阵势,以前常到这个地方来的人。他身材短小,动作迟钝,仿佛他一切锋芒全被这极平常的外貌给遮掩住了。斗争的风浪明显地在他身上留下了涤荡的痕迹。虽然刚交六十岁,但他的脸已被深深的皱纹切破了,像个胡桃核。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大得多。他对一切热烈的问候和眼光只用点头回答,他脸上的神色既不热情,也不冷淡,倒有些像路人般的木然无情。他像个哑巴,似乎比哑巴更哑。哑巴见了熟人还要呀呀咿咿地叫喊几声,以示亲热;他的双唇闭得铁紧,好像生怕从里边发出声音来。他没有在霍大道指给他的位子上坐下,好像不明白局党委开会为什么把他找来,随时准备离开这儿。

乔光朴站起来,“霍局长,我先和老石谈一谈。”

霍大道点点头。乔光朴抓住石敢的胳膊,半拥半推地向外走。石敢瘦小的身材,叫乔光朴魁伟的体架一衬,就像大人拉着一个孩子。他俩来到霍大道的办公室,双双坐在沙发上,乔光朴望着自己的老搭档,心里突然翻起一股难言的痛楚。

一九五八年,乔光朴从苏联学习回国,被派到重型电机厂当厂长,石敢是党委书记。两个人把电机厂搞成了一朵花。石敢是个诙谐多智的鼓动家,他的好多话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被人揪住了辫子,在“牛棚”里常对乔光朴说,“舌头是惹祸的根苗,是思想无法藏住的一条尾巴,我早晚要把这块多余的肉咬掉。”他站在批判台上对造反派叫他回答问题更是恼火,不回答吧态度不好,回答吧更加倍激起批判者的愤怒,他曾想要是没有舌头就不会有这样的麻烦了。而和他常常一起挨斗的乔光朴,却想出了对付批斗的“精神转移法”。刚一上台挨斗时,乔光朴也和石敢一样,非常注意听批判者的发言,越听越气,常常汗流浹背,毛发倒竖,一声批判会下来筋骨酥软,累得像摊泥。挨斗的次数一多,时间一长就油了。乔光朴酷爱京剧,往台上一站,别人的批判发言一开始,他心里的锣鼓也开场了,默唱自己喜爱的京剧唱段,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。此法果然有效,不管是几个小时的批斗会,不管是“冰棍式”,

还是“喷气式”，他全能应付裕如。甚至有时候还能触景生情，一见批判台搭在露天，就来一段“我正在城楼观山景，耳听得城外乱纷纷……”他得意洋洋地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石敢，劝他的伙伴不要老是那么认真，暗憋暗气地老是诅咒本来无罪的舌头。无奈石敢不喜好京剧，乔光朴行之有效的办法对他却无效。六七年秋天一次批判会，台子高高搭在两辆重型翻斗汽车上，散会时石敢一脚踩空，笔直地摔下台，腿脚没伤，舌头果真咬掉了一半。他忍住疼没吭声，血灌满了嘴就咽下去。等到被人发现时已无法再找回那半个舌头。从那天起，两个老伙伴就分开了。石敢成了半哑巴，公共场合从来不说话。治好伤就到机电局干校劳动，局里几次要给他安排工作，他借口是残废人不上来。“四人帮”倒台的消息公布以后，他到市里喝了一通酒，晚上又回干校了，说舍不得那大小“三军”。他在干校管着上百只鸡，几十只鸭，还有一群羊，人称“三军司令”。他表示后半辈子不再离开农村。今天一早，乔光朴派亲近的人借口有重要会议把他叫来了。

乔光朴把自己的打算，立“军令状”的前后过程全部告诉了石敢，充满希望地等着老伙伴给他一个全力支持的回答。

石敢却是长时间的不吭声，探究的，陌生的目光冷冷地盯着乔光朴，使乔光朴很不自在。老朋友对他的疏远和不信任叫他心打寒战。石敢到底说话了，语音低沉而又含混不清。乔光朴费劲地听着：

“你何苦要拉一个垫背的？我不去。”

乔光朴急了：“老石，难道你躲在干校不出山，真是像别人传说的那样，是由于怕了，是‘怕死的杨五郎上山当了和尚’？”

石敢脸上的肌肉颤抖了一下，但毫不想辩解地点点头，认账了。这使乔光朴急切地从沙发上跳起来替他的朋友否认：“不，不，你不是那种人！你唬别人行，唬不了我。”

“我只有半个舌……舌头，而且剩下的这半个如果牙齿够得着也想把它咬下去。”

“不，你是有两个舌头的人，一个能指挥我，在关键的时候常常能给我别的人所不能给的帮助；另一个舌头又能说服群众服从我。你是我碰到过的最好的党委书记，我要回厂你不跟我去不行！”

“咳！”石敢眼里闪过一丝痛苦的暗流，“我是个残废人，不会帮你

的忙,只会拖你的手脚。”

“石敢,你少来点感伤情调好不好,你对我来说,重要的不是舌头,你有头脑,有经验,有魄力,还有最重要的——你我多年合作的感情。我只要你坐在办公室里动动手指,或到关键时刻给我个眼神,提醒我一下,你只管坐镇就行。”

石敢还是摇头:“我思想残废了,我已经消耗完了。”

“胡说!”乔光朴见好说不行,真要恼了,“你明明是个大活人,呼出碳气,吸进氧气,还在进行血液循环,怎说是消耗完了?在活人身上难道能发生精力消耗完的事吗?掉个舌头尖思想就算残废啦!”

“我指热情的细胞消耗完了。”

“嗯?”乔光朴一把将石敢从沙发上起来,枪口似的双睛瞄准石敢的瞳孔,“你敢再重复一遍你的话吗?当初你咬下舌头吐掉的时候,难道把党性、生命连同对事业的信心和责任感也一块吐掉了?”

石敢躲开了乔光朴的目光,他碰上了一面无情的能照见灵魂的镜子,他看见自己的灵魂变得这样卑微,感到吃惊,甚至不愿意承认。

乔光朴用嘲讽的口吻,像是自言自语地说,“这真是一种讽刺,‘四化’的目标中央已经确立,道路也打开了,现在就需要有人带着队伍冲上去。瞧瞧我们这些区局级,县团级干部都是什么精神状态吧,有的装聋作哑,甚至被点将点到头上,还推三阻四。我真纳闷,在我们这些级别不算小的干部身上,究竟还有没有普通党员的责任感?我不过像个战士一样,听到首长说有任务就要抢着去完成,这本来是极平常的事,现在却成了出风头的英雄。谁知道呢,也许人家还把我当成了傻瓜哩!”

石敢又一次被刺疼了,他的肩头抖动了一下。乔光朴看见了,诚恳地说:“老石,你非跟我去不行,我就是用绳子拖也得把你拖去。”

“咳,大个子……”石敢叹了口气,用了他对乔光朴最亲热的称呼。这声“大个子”叫得乔光朴发冷的心突地又热起来了。石敢立刻又恢复了那种冷漠的神情:“我可以答应你,只要你以后不后悔。不过丑话说在前边,咱们订个君子协定,什么时候你讨厌我了,就放我回干校。”

当他们两个回到会议室的时候,委员们也就这个问题形成了决议。霍大道对石敢说:“老乔明天到任,你可以晚几天,休息一下,身体哪儿

不适到医院检查一下。”

石敢点点头走了。

霍大道对乔光朴说：“刚才议论到干部安排问题，你还没有走，就有人盯上了你的位子。”他把目光又转向委员们，“你们是不是还有人写的条子，或是受了人家的托付。我看今天彻底公开一下，把别人托你们的事都摆到桌面上来，大家一块议一议。”

大家面面相觑，他们都知道霍大道的脾气，他叫你拿到桌面上来，你若不拿，往后在私下是决不能再向他提这些事了。徐进亭先说：“电机厂的冀申提出身体不好，希望能到公司里去。”接着别的委员也都说出了曾托付过自己的人。

霍大道目光像锥子一样，气色森严，语气里带着不想掩饰的愤怒，“什么时候我们党的人事安排改为由个人私下活动了呢？什么时候党员的工作岗位分成了‘肥缺’、‘美缺’和‘废缺’、‘苦缺’了呢？毛遂自荐自古就有，乔光朴也是毛遂自荐，但和这些人的自荐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性质。冀申同志在电机厂没搞好，却毫不愧疚的想到公司当经理，我不相信搞不好一个厂的人能搞好一个公司。如果把托你们的人的要求都满足，我们机电局只好安排十五个副局长，下属六个公司，每个公司也只好安排十到十五个正副经理，恐怕还不一定都满意。身体不好在基层干不了到机关就能干好，机关是疗养院？还是说在机关干好干坏没关系？有病不能工作的可以离职养病，名号要挂在组织处，不能占着茅坑不屙屎。宁可虚位待人，不可滥任命误党误国。我欣赏光朴同志立的‘军令状’，这个办法要推行，往后像我们这样的领导干部也不能干不干一个样。有功的要升，要赏，有过的要罚，要降！有人在一个单位玩不转了就托人找关系，一走了之。这就助长干部身在曹营心在汉，骑着马找马。难怪工人反映，厂长都不想在厂里干一辈子，多则订个三年计划，少则是一年规划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，这怎么能把工厂搞好！”

徐进亭问，“冀申原是电机厂一把手，老乔和石敢一去不把他调出来怎么安排？”

霍大道：“当副厂长嘛。干好了可以升，干不好还降，直降到他能够胜任的职位止。当然，这是我个人的意见，大家还可以讨论。”

徐进亭悄悄对乔光朴说：“这下你去了以后就更难弄了。”

乔光朴耸耸肩膀没吭声，那眼光分明在说：“我根本就没想到电机厂去会有轻松的事。”

上任

机电局党委扩大会散后，乔光朴向电器公司副经理做了交接，回到家已是晚上了。屋里有一股呛鼻的潮味，他把门窗全部打开。想沏杯茶，暖瓶是空的，就吞了几口冷开水。坐在书桌前，从一摞书的最底下拿出一本《金属学》，在书页里抽出一张照片。照片是在莫斯科的红场上照的，背景是列宁墓。前面并肩站着两个人，乔光朴穿浅色西装，伟美潇洒，显得很年轻，脸上的神色却有些不安。他旁边那个妩媚秀丽的姑娘则神情快乐，正侧脸用迷人的目光望着乔光朴，甜甜地笑着。仿佛她胸中的幸福盛不下，从嘴边漫了出来。乔光朴凝视着照片，突然闭住眼，低下头，两手用力掐住太阳穴。照片从他手指间滑落到桌面上——

一九五七年，乔光朴在苏联学习的最后一年，到列宁格勒电力工厂担任助理厂长。女留学生童贞正在这个厂搞毕业设计，她很快被乔光朴吸引住了。乔光朴英目锐气，智深勇沉，精通业务，抓起生产来仿佛每个汗毛孔里都是心眼，浑身是胆。他的性格本身就恐惧，怀疑，阿谀奉承、互相戒备这些东西时常发生冲突，童贞最讨厌的也正是这些玩意，她简直迷上这个比自己大十多岁的男人了。在异国他乡同胞相遇分外亲热，乔光朴像对待小妹妹，甚至是像对待小孩一样关心她，保护她。她需要的却是他的另一种关怀，她嫉妒他渴念妻子时的那种神情。

乔光朴先回国，五八年底童贞才毕业归来。重型电机厂刚建成正需要工程技术人员，她又来到乔光朴的身边。一直在她家长大的外甥郝望北，是电机厂的学徒工，一次很偶然的机会，他发现了小老姨对厂长的特殊感情。这个小伙子性格倔强，有蔫主意，恨上了厂长，认为厂长骗了他老姨。他虽比老姨还小十多岁，却俨然以老姨的保护人的身份处处留心，尽量阻挡童贞和乔光朴单独会面。当时有不少人追求童贞，她一概拒之门外，矢志不嫁。这使郝望北更憎恨乔光朴，他认定乔